家有棋童

◆ 江南

在上海，什么最抢手？车牌，喜茶，上马名额？——每月覆盖7、8个赛区的业余围棋升级赛，比上述更火爆。不到30秒，1万个参赛名额就被秒杀。家有棋童，到底是怎样的心路？

落子无悔。棋童中，有的目标已设定为职业棋手，有的把围棋作为爱好，有的则正在选择。这当中，是痛与快乐并存。棋艺上的点滴进步，让棋童家庭增一份收获，多一份坚持。棋海无涯苦作舟。学棋，没有捷径。

初衷

早晨6时刚过，徐汇区求知小学五年级学生魏诚就被爸爸魏亮叫起床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同学们还在被窝里做着好梦。魏诚早起，是抓紧时间做围棋死活题。就像学琴曲不离口，学拳拳不离手，学围棋，锻炼计算能力的死活题是基本功，差一天也不行。拿着iPad，魏诚揉揉耷拉下来的眼皮，但很快，就进入紧张的计算。晚上抓紧写完作业后，魏诚就上网对弈，一盘棋经常要花两个多小时。从幼儿园学棋至今，这样的节奏，小家伙早就适应了。

说起学棋的初衷，魏亮说，就是想让儿子静下来。“小时候，老师告状魏诚捣蛋。他在座位上没事干，拿桌子撞墙，墙都被撞坏了。”儿子的秉性，爸爸清楚，“他就是闲不下来，不给点事情做做，就要闯祸。”拿起黑白棋子，魏诚很快投入进去，有时调皮捣蛋，爸爸问他：不下棋和挨揍，选哪个？魏诚闭上眼咬咬牙，宁可挨几下，也不愿放弃围棋。

时间

有句歌词唱道：“时间都去哪儿了？”对棋童家庭来说，时间，都花在纹枰边了，而且仍不够用，还要像海绵里的水一样，使劲挤出来。这点上，教棋的教练和学棋的孩子认识一致——棋力，是靠时间积攒出来的。

9岁的韩怡辰是上海市女子围棋小学组的领军人物，在全国同年龄的女选手中也排名前三。陪她学棋和比赛，由外公朱洪一个人包掉。已经65岁的朱洪感慨：“我是胡萝卜和大棒一起来。”在韩怡辰眼里，外公很亲，但有时，外公也很凶。“小孩子没有自控力，门铃响了，她也要回过头来。这种时候，我就要批评她。”朱洪解释，要替孩子争取时间，比如锻炼计算能力的死活题，每天必须要做，还要保证时间上网对弈，“一天花在棋上至少4小时。”

每周一三五，朱洪中午就要去学校接韩怡辰，送她去上海棋院和清一棋社习棋，周末，更是都花在围棋课和比赛上。好在她就读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老师支持，韩怡辰自己也争气，学校里的成绩一向很好，代表学校参加围棋比赛，也给学校争光。下午韩怡辰缺了课，朱洪从微信群里收藏老师布置的作业，空下来就让孩子抓紧完成，“写作业她速度很快的。”不久前，韩怡辰光荣地担任了班级中队长。问韩怡辰，喜欢待在学校还是棋社？她回答学校，“因为能和很多同学在一起。”

在朱洪的引导下，韩怡辰学棋的同时，也在学习管理时间。地铁上，她会背唐诗，和外公玩“24点”；挤出个半小时，就拿过外公随身带的课外书阅读。朱洪说，“她看书很快，阅读量没有落下。”这点上，魏诚承受的压力要大些。老师要求他不能影响校内学习，否则不再准假。上学期期末考，魏诚数学、英语成绩都不错，语文也超过老师要求的分数线。自从魏诚学了围棋，在物流公司工作的魏亮就改上中班，方便接送和陪伴孩子。说到时间，他有些遗憾，“学了围棋，看书的时间挤不出来。否则他语文还能好一些。”

小课

学棋路上，小课教练合不合适，对棋童也很关键。庄君灏刚接触围棋，源自围棋普及班在幼儿园做推广。去了普及班，庄君灏挺有兴趣，但不久，君灏爸爸发现与儿子同班的棋童水平提升较快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些孩子还找老师“开小灶”，君灏爸爸当然不能让儿子落后。开了一段“小灶”后，老师跟庄君灏说，再要往上走，得去上小课了。爸爸托朋友介绍了一位业余6段围棋好手，对方曾和世界冠军常昊是师兄弟。以后，庄君灏每周去这位棋手家里上课，但几次参加定段赛都未能升上业余2段。君灏爸爸了解下来，儿子小课上的是“混课”，“5、6个孩子，水平参差不齐。对他来说，教练死活题讲得太深。”君灏爸爸恍然大悟，送儿子“转学”到清一棋社，棋龄差不多的孩子，教练也会根据他们的水平分班上课、下棋。

对想要尽快提升棋力、冲击职业门槛的棋童来说，小课的质量尤为关键。韩怡辰现在每周两次，去教练家里上一对一的小课。大课是孩子一起上，教练分析的对局可能并不完全贴合外甥女的情况，而小课教练为孩子分析她自己的对局，针对性强，收获很大。为此，朱洪颇费精力，为韩怡辰找到一位适合她的小课教练，“有的教练下棋攻击性强，有的攻守平衡，还要看棋风是否适合孩子特点。现在的教练带过她，对她的情况也了解。”

比赛

要提高棋力，比赛是必要的途径。每到周末，棋童基本是打着飞的去全国各地参赛，然后马不停蹄回来上课，习棋。周而复始。

韩怡辰家里摆了不少奖杯。小小年纪，她已经南征北战，成为一名比赛经历丰富的棋手。每次出去比赛，都由外公朱洪陪着。“提前一天到赛场，比赛后就回来。”朱洪说，时间紧，去参赛都搭飞机，“这点条件家里可以提供。”

如今的青少年围棋比赛全国开花，赛地远至西藏、海南。参加哪些比赛，朱洪会为韩怡辰选择，宗旨是：比赛奖金高，吸引的选手水平就高，是锻炼棋艺的好机会。前一天，韩怡辰刚从扬州参赛回来。“对比赛，她自己也很在意的。”朱洪记得，有一次比赛韩怡辰已拿到女子组冠军，可惜混合组的最后一盘棋输了，与冠军擦肩而过，觉得自己没下好，小姑娘大哭一场。

比起儿子，魏亮更在意比赛结果。“他能赢（业余）6段的，也会输给比自己段位低的对手。”输了比赛，魏亮也替魏诚可惜，明明有这个实力，却没有在比赛中正名。编程课的老师给魏亮分析，魏诚有时是扫描型思维，思考问题反应很快，而一旦思考不出，就直接去找答案，而不是去弄明白错在哪里。经老师一点拨，魏亮觉得这正是魏诚要改变的地方，“他过去做围棋死活题也是这样，结果下次遇到相似的局面仍旧犯错。”输归输，该去的比赛魏诚不会放过，经常是魏亮把一年的假期都用完，仍不够陪儿子。

支出

棋童进步的背后，精力和时间外，少不了家长经济上的全力投入。

魏诚上围棋小课，两个小时收费500元。这还是经棋社教练推荐后打折的价格，对外的收费是800元一节课。一周大课、小课连轴转，费用就上千元。魏亮因此特别感谢清一棋社和刘轶一教练。为了鼓励孩子提高棋力，刘教练跟魏亮提出，自己分担小课的费用。“这样的教练，上海滩也找不到几个。”魏亮告诫魏诚，不好好下棋，如何对得起教练的一番苦心？

参赛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在南宁的全国青少年围棋锦标赛，魏亮和妻子带上魏诚和他弟弟，全家出动，一共待了7天。但有时成绩不一定理想，魏亮感叹，“去棋赛是亏的。”

围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，学棋，也离不开围棋AI的辅助，对弈，复盘，教练之外，AI是提升棋力的重要途径。韩怡辰和外公商量，配置一台围棋AI。朱洪提议：你拿出1万元的比赛奖金，外公再赞助3000元，韩怡辰爽快地答应。自己下棋赢得的奖金用来购买学棋工具，这笔钱花得很有意义。朱洪心里，教会孩子懂得经济管理，也是规划，“我一路走来也算经历丰富的，从钢铁厂工人到自己经营企业。现在我把所有精力放在韩怡辰身上，她是我最大的投资。”

选择

往职业路走的话，棋童的下一站是围棋道场。孩子必须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训练、比赛，这意味着，就不能兼顾学业了。这个岔路口，该往哪里走，选择起来都不容易。

上了中学，庄君灏学业虽重，但仍按时去棋社，他喜欢那里的氛围。棋社里的时间，不是上课那么单调，上完大课讲完棋后，教练会安排孩子们对弈，或者下指导棋，下完了，教练会当场拆棋，给孩子们讲解。这个阶段，是庄君灏最喜欢的，“教练讲棋好玩，还给我们讲他下棋的故事。”君灏妈妈希望孩子能把更多时间放到课内学习上，但儿子不愿割舍。君灏爸爸咨询棋社总教练刘轶一，后者建议：孩子业余5段考出来了，就读书要紧，同时把围棋当作一个很好的爱好。

庄君灏转头回到课堂，他的身后，韩怡辰则正往职业棋手的大门冲击。有关外甥女的未来，朱洪和女儿、女婿开过家庭会议。妈妈并不确定韩怡辰该不该走职业路，她和丈夫都在自己的事业中获得成就感，而且怡辰学习成绩又好，搞好学业一路走下去也能有很好的人生。朱洪坚持，韩怡辰有成为职业棋手的潜力，这个阶段家里该全力支持，“最关键还是孩子自己的态度。她真的喜欢。”幼儿园大班时，韩怡辰升为业余4段，也取得钢琴5级证书，在围棋和钢琴之间，她选择了前者。近期她的目标是升上业余6段，在弈城围棋网升到弈城8段。按照规划，朱洪希望外甥女能抓住接下去的三次定段赛机会，“我们就看一看，到时再做决定。进入冲段班（道场），就脱产个一两年，往职业棋手冲刺。”未来如果职业路上遭遇坎坷呢？朱洪有更宽广的视野，“学好围棋，练好英语，以后接触的社会层次也高，所以我不担心。关键是她如何提升自身素质。”

业余6段的门槛，小魏诚仍在努力。魏诚妈妈觉得，临近升学，孩子若把时间多放些到文化课上，尤其语文成绩提高个10分，班级排名就能进入前三。但围棋学到这个份上，魏诚也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。魏亮坚信儿子能取得更多成就，“有时我跟自己说：同年龄段，能赢儿子也没几名棋手，像上超联赛等比赛中，也赢过成年（业余）6段棋手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魏亮明白，现在最重要是心态放平，不能因为孩子最近不出成绩进度慢就打退堂鼓，“在他屁股后面点两枚火箭？快了反而不稳，也会伤害孩子。水到渠成吧。现在，就是等孩子自己开窍。”

现在上海一年有300至500名棋手升上业余5段。由于业余5段棋手的数量越来越庞大，但总体水平没有提高，上海市围棋协会结合棋赛成绩，通过“5段1星至3星”的加星方式，为划分棋手实力列出更科学的标准。从业余5段升至业余6段，棋手须参加中国围棋协会组织的比赛，需要花费比过去多得多的精力，而再往上，这条路更不好走。清一棋社的吴凯老师透露，除了金字塔尖的棋童跃过职业选手这道门槛，他们身后的棋童也有坚持的，因为多年的浸淫，围棋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未来也可以教棋，从事与围棋相关的职业。

棋路有很多种，适合自己的，就是对的；人生之路，也一样。